

## 略論霍克思英譯本《石頭記》中的日本語

洪 濤

二十世紀的英語翻譯名家 Arthur Waley (韋利, 1889-1966) 和 Burton Watson (華茲生, 1925-) 都通曉日語, 他們做翻譯遇到難題, 有時候會參考日本的文獻或日本學者的成果。<sup>1</sup> 原因不難理解: 日本向來較為重視漢學, 漢學家的考據成果實有可採之處; 有些日語詞語可能與漢文化有淵源, 因此, 日本人表述之用語, 英譯者不妨借用。<sup>2</sup>

《石頭記》(一稱《紅樓夢》) 的英譯者霍克思 (David Hawkes, 1923-2009) 在英譯本序言中注明他參考過伊藤漱平 (1925-2009) 的日譯本《紅樓夢》。<sup>3</sup> 但是, 譯文哪些地方參考過日譯本或借用了日本語, 霍克思沒有逐一詳細說明。我們細讀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, 倒能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, 頗堪玩味。以下, 我們挑選個別譯例, 略加討論。

### 「三弦」與 samisen

霍克思《紅樓夢》譯本中有一個詞 samisen, 我曾在〈西方漢學家筆下的東方弦樂器〉一文推測: 這個詞源自日語, 由霍克思引入英語的《紅樓夢》世界。學術界有人認為 samisen 這種樂器源於中國「三弦」, 後東傳入日本。此案難有確論, 但是《牛津英語詞典》(*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*) 指 samisen: A Japanese guitar of three strings, played with a plectrum. 換言之, 編者已定其「國籍」為: “Japanese...”。

《紅樓夢》五十四回「賈母命他們坐了, 將弦子琵琶遞過去。」(舊行本, 第二冊, 第682頁)。<sup>4</sup> 霍克思譯「弦子琵琶」

為：a *pipa* lute and a three stringed ‘samisen’ guitar. (Hawkes, vol.3, p.28)。這裡的「他們」是指「說書人」。

弦子，舊小說中或寫作「絃子」，例如，大安株式會社本《金瓶梅詞話》第八十一回：「翟謙看見迎春、玉簫兩個都生的好模樣兒，一個會箏，一個會絃子，都不上十七八歲，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。」<sup>5</sup>中國南方評彈等說唱和昆曲京劇伴奏，北方大鼓書等說唱伴奏，都用三弦。三弦有分三弦和大三弦，據《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》，「弦子，即大三弦。」<sup>6</sup>中國新詩拓荒者沈尹默有一首《三弦》，是新詩的名篇，廣為人知。<sup>7</sup>但是，這種樂器在西方不流行，也就沒有現成慣用的英語詞語。較常見人用漢語拼音詞 *samisen* 來表述。<sup>8</sup>

霍譯的 *a pipa* lute，應相當於原文的「琵琶」，而 *a three stringed ‘samisen’ guitar*，當指原文的「弦子」。為甚麼霍克思會將「弦子」翻譯成 ‘samisen’ guitar?

原來，*samisen* 即日語「三味線」，另一較流行的拼寫法為 *shamisen*。伊藤漱平的日譯本《石頭記》中卷(1969年版)第204頁就用上「三味線」這詞。<sup>9</sup>相傳三味線的前身為中國的三弦，形制亦相似。<sup>10</sup>此外，三味線也用作說唱伴奏，與《紅樓夢》五十四回的情景配合。以上這兩點，可能是霍克思看中 *samisen* 的原因。

事實上，日語 *sam* 已經是「三」的意思，無需在前加上 *three stringed*。但是，霍克思應該還考慮到英語讀者未必能懂 *samisen*，所以除了為 *samisen* 加上引號外，前面再冠以 *three stringed* 作前置修飾語 (*pre-modifier*)。其後，又綴以 *guitar*，這樣就能給英語讀者一個大概印象。

實際上，三味線的外形與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*guitar*，並不是十分相似。我們相信，*guitar* 在這裡有表示樂器範疇(類別)的作用，方便西方讀者想像那是一種彈弦樂器。<sup>11</sup>

## 「石頭盆景」與 *bonseki*

霍克思筆下，還出了個 *bonseki*，代表原著的「石頭盆景」。《紅樓夢》第四十回寫到：賈母看到薛寶釵的屋裡十分素淨，全無華麗的裝飾，認為過儉，就叫僕人鴛鴦給寶釵送些器物擺設過來。賈母吩咐道：「你〔鴛鴦〕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桌屏，還有個墨煙凍石鼎，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夠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，把這帳子也換了。」<sup>12</sup>

霍譯的上下文是——

She called Faithful to her and instructed her what to bring. ‘I want you to fetch that *bonseki* and the little screen and the little tripod of smoky agate. Those three things arranged on the table here will be enough. There’s also a set of white satin hangings hand-painted in black ink. I’d like you to get them too and put them up in place of these bed-curtains.’

同樣這一段，楊憲益夫婦的譯文是——

Fetch that miniature rock garden, that little gauze screen and the dark steatite tripod. Those three things will do nicely for the desk. And fetch those white silk bed-curtains with the ink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place of these.”<sup>13</sup>

霍、楊兩家對比，我們注意到，霍克思筆下的 *bonseki* 是斜體文字。他應該是視 *bonseki* 為外來語。

霍譯本中的“*bonseki*”一詞，並不是襲取自伊藤漱平的日譯本。伊藤漱平將「石頭盆景」譯為「石の盆景」。<sup>14</sup>

英語世界有 *bonkei* (盆景) 一詞，<sup>15</sup>但是，似乎 *bonsai* (盆栽) 更為常見。《牛津英語詞典》(*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*) 收錄了“*bonsai*”一詞，釋義為 A Japanese potted plant or small tree, intentionally dwarfed; the method of cultivating such a plant。所引書證是 Norio Kobayashi 所著 *Bonsai: Miniature Potted Trees* (Chiyodaku Japan Travel Bureau, 1963)。副題中的 *Miniature*，實

際上是 bonsai 的特點，為讀者解釋 bonsai 是何等模樣。

到了2000年，我們有 Kyuzo Murata & Isamu Murata, *Bonsai: Nature in Miniature* (Tokyo: Shufunotomo, 2000) 一書，該書的副題 *Nature in Miniature*，可以幫助我們想像到 bonsai 實物本身不只限於植物(所謂「栽」)，「栽」的周邊還有其他山、石等微型景物。

霍譯本中的“bonseki”一詞，雖然不是直接襲取自伊藤的譯本，但是，bonsai 和 bonseki 常常相提並論，因此，我們推測：伊藤的做法可能給了霍克思一些靈感？

霍克思這樣用“bonseki”，可能惹人非議：英語讀者能懂 bonseki 嗎？我們猜想，恐怕不是人人都懂。<sup>16</sup>

那麼，為甚麼霍克思不像翻譯「弦子」那樣，在關鍵詞語前面加前修飾語 (pre-modifier)，後面再綴以「範疇詞」呢？

我們不能代替霍克思回答。我們猜想，「石頭盆景兒」出現在賈母的話中，如果賈母自己用了個詞，然後這個詞前前後後又綴以解釋性的詞語，那英譯未免太過嘮叨(賈母顯得太過嘮叨)。反觀五十四回那個「將弦子琵琶遞過去」，卻是敘述用語，不是賈母說的話，譯者在關鍵詞前後多作解釋也不妨事。

## 小結

霍克思雖然表示參考過伊藤的譯本，然而，參考之處是否包括「弦子」、「石頭盆景」這兩處？筆者認為有可能，但不敢一口咬定必然如此。

「弦子」、「石頭盆景」是東方色彩濃厚的器物，用英語來表達也許要用上歸化手段 (domestication)，就像楊譯本所做的那樣。<sup>17</sup>我們相信「反對歸化」的評論家大概不會放過對譯者口誅筆伐的機會。<sup>18</sup>另一方面，霍克思用「借詞」法，也不失為另一個翻譯途徑。當然，霍克思這樣做，也可能招人非議，尤其是「原著中心論」者。筆者認為，我們可以深入研究看看 samisen

和 bonseki 與中國文化有沒有淵源。也許本文所論二例，不是純粹的「借用」。據說，也有日本學者承認日本的盆栽是由中國傳入的。

我們將霍譯本其他外來詞收攏起來並列齊觀(參看本文註釋 1)，就可以感受到霍譯本轉益多師，絕不簡單。

## 註釋

- 1 參看 *The Book of Songs*. 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 (New York: Grove Press, 1987) 的 Introduction。另參陳萬成：《自西徂東：中外文化交流史叢稿初編》(香港：嘉業堂，2008)。
- 2 華茲生的言論，見於 *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*. Edited by T.C. Lai (Hong Kong: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, 1975), p.209-217.
- 3 參看霍譯本第三冊的序言。另，關於霍克思譯本中的外來語，請參看洪濤：〈《紅樓夢》英譯與東西方文化、語言〉一文，載於《紅樓夢學刊》總第91輯，2001年第4輯(2001年11月15日)，第291-306頁。本文的「霍克思譯本」指 *The Story of the Stone* (Harmondsworth: Penguin Book Ltd., 1973-1980)。下文提及的楊憲益夫婦譯本 *A Dream of Red Mansions* 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，第一、二冊1978年出版，第三冊1980年出版。
- 4 《紅樓夢》舊行本指曹雪芹、高鶚：《紅樓夢》(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4)。
- 5 《金瓶梅詞話》(東京：大安株式會社，1963)，第16頁。按，大安本據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所藏本，與德山毛利氏棲息堂所藏本兩部明萬曆刊本補配完整影印。齊煙、汝梅校點：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(香港·濟南：三聯書店·齊魯書社，1990)，第1180頁。
- 6 袁炳昌，毛繼增主編：《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》(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1986)，第220頁。
- 7 沈尹默這首詩分三節，其中第二節是「誰家破大門裡，半院子綠茸茸細草，都浮著閃閃的金光。旁邊有一段低低土牆，擋住了個彈三弦的人，卻不能隔斷那三弦鼓蕩的聲浪。」最後一節是：「門外坐著一個穿破衣裳的老年人，雙手抱著頭，他不聲不響。」
- 8 B. S. Bonsall 譯為 guitars。(摘自 Bonsall 的翻譯草稿本。)

- 9 幸田露伴、平岡龍城已將「絃子」視為「三味線」，參看幸田露伴、平岡龍城譯：《國譯漢文大成·文學部·紅樓夢》（東京：東洋文化協會，昭和30-31[1955-56]），第2冊，第504頁。但是，筆者不能肯定霍克思有沒有參考過這個日譯本。
- 10 William P. Malm, *Traditional Japanes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* (Tokyo; New York: Kodansha International, 2000), p.213.
- 11 《金瓶梅詞話》的英譯者 David T. Roy 把「絃子」翻譯成 three-stringed banjo。
- 12 《紅樓夢》舊行本，第495頁。
- 13 B. S. Bonsall 的譯文是 stone flower-bowl。（摘自Bonsall的翻譯草稿本。）
- 14 曹霽作、伊藤漱平譯：《中國古典文學大系44·紅樓夢(上)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69），第557頁。
- 15 參看《大英百科全書》。另參幸田露伴、平岡龍城譯：《國譯漢文大成·文學部·紅樓夢》（東京：東洋文化協會，昭和30-31[1955-56]），第2冊，頁184。
- 16 筆者曾討論「譯本讀者」這個概念，參看〈女體和國族：論《紅樓夢》翻譯評論中的研者視角與詮釋暴力(上、下)〉，分別載於《紅樓夢學刊》2008年第4輯、2009年第1輯。
- 17 楊氏夫婦將「弦子」譯成fiddle，「琵琶」則譯成lute。歸化，即 domestication，詳情請參看拙文〈西方漢學家筆下的東方弦樂器〉（2007年10月5-7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「東西方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。）
- 18 諷刺的是，不少評論者卻無視楊氏夫婦的